



「三好運動」之倡導 與「政治和尚」之解疑

陳劍鎧

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

星雲大師於 1998 年正式公開倡導「三好運動」，邀請時任副總統連戰先生共同推動。本文主要說明兩個主要問題：一是「三好運動」的倡導及其影響，其中論及近代最早提出「三好」的印光大師，其所述「三好」的內涵大抵配合念佛法門，希望信眾依此而增上，積累往生資。再者，闡述星雲大師對於「三好」的再詮釋與創新。「三好運動」在臺灣社會已人人耳熟能詳，還在世界五大洲推展。「三好運動」從自身的修鍊，進而達到社會、國家的安定，引領我們邁向清淨的國土。

二是推動「三好運動」與政治關係解疑，其中論及邀請國家掌權者而引發的相關問題，無須諱言，即牽涉到「政治和尚」這種汙名化的問題。由「政治和尚」問題，反溯中國早期道安法師所言「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重新解讀，間中以智顗大師、宗密大師、太虛大師等人的例子作出說明，並重新檢討「政治和尚」此詞的內涵，解疑星雲大師是「政治和尚」的說法。

關鍵詞：星雲大師 印光大師 道安法師 三好 政治和尚

一、前言

星雲大師弘揚人間佛教，始終秉持讓人懂、能受用的原則，因此一直重視生活佛法的落實，極力把佛法通俗化，讓人容易體會、了解。但是通俗的佛法並沒有離開根本教理，大師只是善於使用生活性的語言來詮釋佛法，使佛法不但讓人聽得懂，而且做得來。例如，大師提倡「三好」運動：做好事（身）、說好話（口）、存好心（意），這就是三業的淨化。過去傳統講身、口、意三業，一般人不容易懂，大師依據佛法提倡「三好運動」，簡單明了地指出三業如何修行，這就是生活的佛法。¹在2003年國際佛光青年會議中，星雲大師提出「行佛，走向全世界」，希望每個人能從參與活動中學習佛法，從發心服務中學習感恩，奉行「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的「三好運動」，推動世界和平，為全球人類謀求幸福與安樂。²

「三好運動」早於1998年便正式公開倡導，不斷往各方面推展，以至於推動世界和平，謀求人類的幸福與安樂，都有其發揮作用的地方。當年星雲大師邀請時任副總統的連戰先生（1936-）共同倡議推動「三好運動」——「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由於連戰位高權重，星雲大師此舉便讓人把他與「政治和尚」連繫起來。本文基此兩個問題，一是有關倡導「三好運動」，以及其成效的簡述；二是解讀「政治和尚」此詞應有的內涵，以及中國佛教歷來對於道安法師（312，一說314-385）提出「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的命題，進行再次的檢討。

1. 參閱釋滿義：《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台北：香海文化，2005年12月，頁358。

2. 參閱釋滿謙：〈青年行佛 走向世界〉，《普門學報》第20期，2004年3月，頁323-349，尤其頁327-328。

二、提出「三好」與再詮釋的創新

（一）近代印光最早提出「三好」

近代僧人最早提出「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的說法，是清末民初的蓮宗十三祖印光大師（1861-1940），他在勸誡初發心學佛者的信函裡，時時提到：

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凡無利益之心、之話、之事，均不存、不說、不行。³

心存正念。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敦行孝弟忠信等事，加以至誠念佛，求生西方，則是慧甫之賞。⁴

起好心即有功德，起壞心即有罪過。要想得好報，必須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有利於人物，無害於自他方可，倘不如此，何好報之可得！⁵

必須要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生真信發切願，吃素念佛，求生西



印光大師法相

3. 釋印光著，釋廣定編：〈復張德田居士書〉，《印光大師全集》第3冊（上），台北：佛教書局，1991年4月，頁38。
4. 釋印光著，釋廣定編：〈復章道生居士書〉，《印光大師全集》第3冊（上），頁188。
5. 釋印光著，釋廣定編：〈與周法利童子書〉，《印光大師全集》第1冊，頁99。

「三好運動」之倡導與「政治和尚」之解疑

方。以此自行，復以此化他。⁶

汝既發心皈依佛法，必須先要做好人。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一舉一動，雖在暗室，不可放逸。務必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以為世間賢人善人。⁷

當令彼等，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庶不負此日求皈依之素志也。⁸

學佛之人，必須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存好心者，凡逆天悖理，損人利己等惡念不許起。起，則立刻生慚愧懺悔之心，令即消滅。凡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利人利物之心，須常存之。力能做者，認真做去，不能做者，心亦常存於此。說好話者，要說有益於人，有益於物的話。不是要人聽到歡喜，叫做好話。如教訓兒女，及勸人為善，勸人戒惡，勸人敦倫，勸人修福等。行好事者，認真行孝親敬兄，睦族化俗之事。⁹

上引數段印光大師的教法，可以看出主要教導修持念佛法門的人，必須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乃至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以作為平時的行事准則，進而成為往生西方極樂

6. 釋印光著，釋廣定編：〈復王海泉居士書〉，《印光大師全集》第1冊，頁176。

7. 釋印光著，釋廣定編：〈復嚴德彬居士書〉，《印光大師全集》第3冊（上），頁256-257。

8. 釋印光著，釋廣定編：〈復李德明居士書〉，《印光大師全集》第3冊（上），頁371。

9. 釋印光著，釋廣定編：〈誠吾鄉初發心學佛者書〉，《印光大師全集》第2冊，頁866。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六期

淨土的資糧。這樣的教法很平實，注重實修，對治慢心，關懷他人，把修行與生活結合起來。看似簡單的東西，通常蘊涵著甚深的理趣，因為這些教法都代表著行為的重要性，在行為裡不須要過多的玄妙道理，要超越紅塵的是須不斷反復地在行為上體悟。印光大師雖一再地對信徒表達這番見解，也被後學之人提及，認為依此「九個字」而行，不敢說空話，不敢打妄想，把貪瞋煩惱消除，自然性德顯露，¹⁰ 但是，後繼無人，沒有更進一層地予以發揚光大，推展出去，直至當代星雲大師（1927-）才把它再次提倡起來，形成一股風潮。現今台灣社會人人耳熟能詳「三好」，而且也擴及到大陸內地以及世界海外與佛光山道場有直接接觸的信眾身上。

（二）對「三好」的再詮釋與創新

然而，這裡有一個重要的思想史的演進問題，須要先提出說明，以此來觀看印光大師與星雲大師二人在推動「三好」的傳承關係或是影響情況。

一般認為思想的演進是前者影響後者，後者是順理成章地繼承前者。但是，有時不見得如此，這只是單向的線性思考，沒有顧及多元以及回溯、反推動力的雙向作用。我們總是忽略後面事情影響前面的事情，這種情況不勝枚舉。中研院院士王汎森教授有一研究心得，他指出：

談到「影響」，我曾經很仔細想過「影響」這件事，它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思想史裡談很多影響，但是大多從施行者角度在談，我們一直都只注意影響是被動的這一面，

10. 參閱馮人：〈一箇「實」字紀念大師〉，收入釋廣定編：《印光大師全集》第7冊，頁255。

「三好運動」之倡導與「政治和尚」之解疑

而忽略了每一次被影響都是一次再創造。我接受你的影響是我的一個創新，或是自我的擴充。影響我的人不知多少，在他們的視野裡並沒有我的存在，而我的被影響事實上對我而言是一個又一個的創新。同樣的，思想的每一次擴散，每每都是一次又一次地再詮釋或創新——接受者的再詮釋或創新。¹¹

星雲大師提倡的「三好運動」是否受到印光大師的影響？在《星雲大師全集》裡沒有提及他所提倡的「三好運動」與印光大師有直接的傳承或是影響，不過，提及印光大師的相關事情則有 149 次，換言之，星雲大師對於印光大師是非常熟悉的，而且談及近代佛教改革之大事，或是印光大師演講的小事蹟等，星雲大師都很了解，並有個人的闡述及意見。因此，星雲大師的「三好」可能受到印光大師的影響及啟發。而且，在印光大師之後，星雲大師把「三好」的教法推到極點，這即是王教授所言的再詮釋或創新。「三好運動」在台灣社會的推廣已是人人耳熟能詳之事，而且成績顯著，此外，還藉由佛光山在世界五大洲的道場而推展到海外。「三好」的推動，可說是自印光大師以來，被星雲大師不斷地詮釋與創新，而獲得無比的成效。

星雲大師曾言，一個國家的盛衰，民族的興亡，有所謂的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教育問題、政治問題等等。總歸一句，就是「人」的問題，人心不善，自私自利，世界就永無寧日。目前大家亟需努力的是，國家的政治要清明、制度要健全，在位的官員要勤政愛民，

11. 王汎森：〈我們受近代線性歷史觀影響太大〉，《學人 Scholar》（微信公眾號，2021 年 9 月 25 日），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8f-QAOb8amH_DYC_etlclg，檢索日期：2021/08/30。

清廉而不貪汙；社會的士農工商要講信修睦，童叟無欺，人民要勤勞節儉，養成愛書讀書的習慣，並且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全民都是「三好」的實踐者，共同建立一個通財好義、富而好禮的社會，讓國民有所謂「真善美」的生活，如此社會一片祥和、安樂，每個人內心一片寧靜、自在，這才是國家發展經濟雄厚而有力的資源。¹²

提倡「三好運動」可從自身的修鍊，進而達到社會、國家的安定，無論從事各種行業，若能克盡其責，成為一個善良的人，為彼此創造福利，便能在生活中實現一種價值。它看以一條路線圖，引領我們邁向清淨的國土，這片國土祥和、安樂，在內修上是內心一片寧靜，成就菩提心，在外修上是講信修睦，明白生命的真諦，在紅塵的危境上把握、尋找一個通財好義、富而好禮的社會。

推動「三好運動」的胸懷是廣大的，情懷是深妙的，因為它不只是在於希望人人做好人而已，做好人的深層意涵是交互滲透到美化社會與建構秩序，甚至改良整個世界，使人間成為淨土，它具有無比勝妙的價值。星雲大師說：「『三好運動』，即：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無非是希望用『三好』來去『三毒』，讓我們的社會能化暴戾為祥和，化嫉妒為讚美，化貪欲為喜捨，化濁惡為清淨。」¹³又說：「我們提倡『三好運動』，希望社會上人人都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都能三業清淨，做一個好人。所以，『三

12. 星雲大師：〈佛教對「經濟問題」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第1冊，《星雲大師全集》，網址：<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791>，檢索日期：2021/08/23。

13. 星雲大師：〈佛教對「殺生問題」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第4冊，《星雲大師全集》，網址：<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1828>，檢索日期：2021/08/27。

「三好運動」之倡導與「政治和尚」之解疑

好運動』就是希望人人做好人，共創清淨美好的人間淨土。」¹⁴「三好運動」倡導淨化人心，從淨化人心進而淨化社會與淨化世界，讓一個人的三業清淨，除掉妄想及各種煩惱，讓心中的佛性光明普照人間，讓人間充滿慈悲、理性、智慧與相互尊重，成就人間的「淨土」。

煩惱種子的淨化，如同蠶要破繭而出的情況，一點點順勢而出，漸漸地變化，把自己的世界與真理結合，所處的世界便會成為「淨土」，《維摩詰經》所說：「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¹⁵我們的內心被欲望、懷疑、嫉妒所矇蔽，因而無法覓得淨土，當一心一意想到利益眾生，幫助別人，智慧的火花便會開展出來，光明照見大地，佛土便呈清淨土。這必須透過修持身、口、意三業，讓自身從夢裡醒來，遠離貪、瞋、痴，而趨向戒、定、慧。

平時的熏修非常重要，如何淨化我們的身、口、意，達到修身、修口、修心，以淨化身



一心想幫助別人，便能開展出智慧的火花。圖為佛陀紀念館舉辦「大樹下的故事屋」，義工老師為兒童說故事。（如地法師／攝）

14. 參閱星雲大師：〈人間淨土的藍圖〉，《人間佛教語錄》第1冊，《星雲大師全集》，網址：<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680>，檢索日期：2021/08/30。

15. 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1〈佛國品1〉，CBETA, T14, no. 475, p. 538, c4-5。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六期

業，淨化口業，淨化意業，星雲大師以「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為例，作出如下教示：

所謂做好事，就是修身，淨化身業。把侵犯、傷害人的惡行，換成利益大眾的佛行，例如：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為非作歹，而能做一些利益人的善行、懿行、利行，這就是做好事，也就是身行善事。

所謂說好話，就是修口，淨化口業。把瞋恨、嫉妒人的惡口，換成柔軟讚歎的佛口，不說妄語、不可兩舌、不講綺語、不能惡口。與人往來，要說慈悲的話、智慧的話、真誠的話，多說誠信、正直的話，可以為我們帶來好的人緣。

所謂存好心，就是修心，淨化我們的意念。把愚痴的邪心，換成慈悲智慧的佛心，例如：不要有疑心、嫉心、貪心、瞋心、惡心，而要懷著慈心、悲心、願心、善心、發心等，「照顧念頭」，念念是慈心，自然所遇的都是善緣。¹⁶

「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可視為對身、口、意三業的修持方法。在佛教的教說裡，「身業」即身所作之業，包括善業、惡業，如果犯了殺生、偷盜、邪淫，即是身惡業；反之，若不殺、不盜、不淫，即是身善業。「語業」即口所說之業，也包含善業、惡業，如果犯了妄言、綺語、惡口、兩舌，即是口惡業；反之，若不妄言、不綺語、不惡口、不兩舌，即口善業。「意業」即意所起之業，也是有

16. 參閱星雲大師：〈三好〉，《佛法真義》第1冊，《星雲大師全集》，網址：<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9339>，檢索日期：2021/08/30。

「三好運動」之倡導與「政治和尚」之解疑

善有惡，如果貪欲、瞋恚、邪見，即意惡業；反之，如果不貪欲、不瞋恚、不邪見，即意善業。¹⁷可見，三好是現代版對於修持身、口、意三業的教法。

細讀星雲大師這裡把「做好事」，分成「淨化身業」以及「身行善事」，前者可以視為自利，後者則是利他，兩者是一體的兩面，如一般所言的本體與功夫，因為能夠掌握到本體的核心要義，因而，由本體而開展出救度他人的善事。如引文中所言「利益人的善行、懿行、利行」，這裡強調利益眾生的行為。實際行為決定一個人的境界，只談玄說妙而缺乏在境緣現起時安住本心，缺乏定力，只是狂慧。有慧而無行，無法真正的利眾。

在「說好話」方面，不說欺詐、綺語、惡口等語言，把惡口等轉成佛口，口吐芳香，必能讓人感到寧靜、清涼。語言雖有其局限性，古云「言語道斷」，無法表述真理，動念即乖，「言斷」即不能使用語言去接近它，因為語言無法表述般若智慧，語言是概念的東西，所有概念的思惟都無法表達般若智慧，因而佛經說「不可說，不可說」；然而，在不得已勉強而說的情況下，我們要說的是慈悲的話、智慧的話、真誠的話，多說誠信、正直的話，這是在事相上修鍊，須要扎實地在應對各種人事物時，以愛語來攝受眾生。

在「存好心」方面，首重在淨化我們的意念，尤其須時時「照顧念頭」。照顧念頭即在破執，「比照顧心外世界更難的，就是照顧自己心中的念頭！」¹⁸念頭是無明的表徵，因起念故有煩惱。照

17. 參閱明·釋一如等編：《三藏法數》卷7，CBETA, B22, no. 117, p. 214, a2-10。

18. 星雲大師：〈照顧念頭〉，《迷悟之間》第2冊，《星雲大師全集》，網址：<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701>，檢索日期：2021/06/17。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六期

顧念頭具有防惡止非的作用，也具有行菩薩道的力道，星雲大師說：

心念不動，自然乾坤朗朗。我們的念頭有如一潭湖水，水波不生，自能映物；念頭一動，波濤洶湧，自然無法照見自己的本來面目。所以，我們要時時把持正念、維護正念，要讓「未生善令生起，已生善令增長；未生惡令不生，已生惡令斷除」。能夠如此照顧念頭，則雖未成佛，至少也已距離聖賢之境不遠矣！¹⁹

照顧念頭也是一種般若觀照，當我們眼耳鼻舌身意生起分別心時，在般若的觀照之下，可以照破念頭的妄動。這即是修行，讓智慧起觀照，讓自己的六根產生妙用，轉識成智。

依據上述，「三好」的妙用有如此之多，因而，星雲大師在佛光會推動三好，希望佛光會一起實踐「三好運動」，讓會員淨化身、口、意三業，以期體現人生福慧圓融的美好境界。三業淨化，自然身行善事，口出善言，心存善念，如此人生必然前途光明，所以人間最美是三好。²⁰ 因為，說好話即是真，做好事即是善，存好心即是美，做到真善美，就是聖賢人。²¹

上述有關星雲大師對於「三好」的闡述，與印光大師比較起來，具有廣泛的引申與深刻的闡述，這即是上文王汎森教授所提出的「接受者的再詮釋或創新」。

19. 星雲大師：〈照顧念頭〉，《迷悟之間》第2冊，《星雲大師全集》，網址：<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701>，檢索日期：2021/06/17。

20. 參閱星雲大師：〈第一章 人間佛教的戒學〉，《人間佛教的戒定慧》，《星雲大師全集》，網址：<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466>，檢索日期：2021/06/20。

21. 同註20。

三、推動三好運動與政治關係解疑

（一）藉政府領導層推動「三好」

星雲大師早在宜蘭弘法時期，便提出「三好」、「四給」的實踐理念。從 1953 年 2 月出任宜蘭念佛會會長，至 1964 年 1 月高雄壽山寺落成止，約 10 年時間，星雲大師以宜蘭為中心，作為推動人間佛教事業的基地，而其佛教人間化實踐逐漸成熟過程中，最後拈出朗朗上口的「三好」、「四給」，蘊藏在其早年的弘法理



恭迎佛牙舍利來台，星雲大師主持顯密護國祈安法會，當時副總統連戰蒞臨參加，於會中共同推動「三好運動」。1998.04.11（佛光山宗史館提供）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六期

念中。²² 後於 1998 年 4 月「恭迎佛牙舍利顯密護國祈安法會」時，在中正紀念堂與當時的副總統連戰共同倡議推動「三好運動」——「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大師曾回憶說：

修行用功，必須從身、口、意三業修起；三業要淨化，就是要身行善事，口出善言，心存善念。為此，一九九八年四月，我在中正紀念堂恭迎佛牙舍利來台的祈福法會上，邀請當時的副總統連戰先生，共同提倡宣誓「三好運動」——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經過多年的推行，目前「三好活動」已經從佛教徒擴及到校園、社會上，大家也都在說三好、行三好。²³

經過多年的推行，「三好活動」已經從佛教徒擴及到校園、社會上，大家也都在說三好、行三好。這是透由政治人士的力量，讓全國人民都能獲得很好的教養與修養。

自古以來，佛教便有一深刻的體認——即道安法師所言的「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²⁴ 的見解——來取得教法與政法的平衡，並使教化之體能夠廣布弘傳。道安的見解在現今以西方民主制度的觀點來看，無法令人理解。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任何國家所組成的政府都須讓其人民擁有自由的宗教信仰，讓宗教信仰得以自由傳播。依道安的見解，須依附在國家政府的治權之下，宗教才能好好的生

22. 參閱闢正宗：〈初試啼聲：宜蘭時期的星雲法師與人間佛教（1953-1963）〉，《第三屆中國彌勒文化暨太虛大師思想學術研討會》，頁 187-201，尤其〈結語〉部分，頁 1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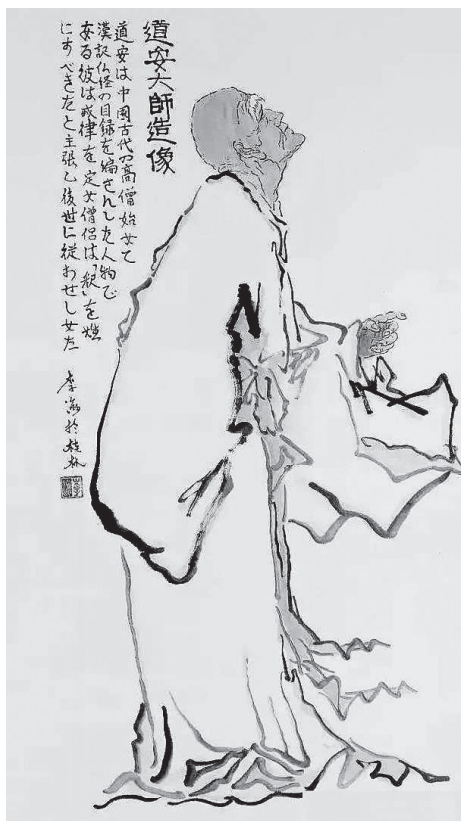
23. 星雲大師：〈三好〉，《佛法真義》第 1 冊，《星雲大師全集》，網址：<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9339>，檢索日期：2021/08/30。

24. 梁·釋慧皎：《高僧傳》卷 5，〈道安傳〉，CBETA, T50, no. 2059, p. 352, a12。

「三好運動」之倡導與「政治和尚」之解疑

存下去。更有甚者，有些研究佛教的學者認為，宗教本身除了必須依靠統治者的力量來推行教義之外，還有僧侶謀取特權的目的。²⁵ 這樣的說法有待商榷，值得再檢討。

（二）對「不依國主」的重新解讀



道安大師造像

有學者指出「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立場，是在儒家的倫理框架下所必然發生，在佛教中國化的歷程裡表現出「向儒家人倫主張的靠攏」。²⁶ 大抵的意思是儒家以「親親尊尊」、「愛有差等」的人倫關係來維繫宗法制度，以至發展為僅僅提倡子對父、臣對君的單向義務；然而，佛教的興起是釋迦牟尼佛以反對婆羅門至上，強調平等主義思想作為發點，顯示出佛法對王法的漠視。²⁷

道安法師的說法，應該照顧到全段文脈來解讀，《高僧傳》指出當時的情況：

25. 北魏·楊炫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序〉，《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0月。

26. 王月清：《中國佛教倫理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頁234。

27. 同註26。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六期

迄冉閔之亂，人情蕭索。安乃謂其眾曰：「今，天災旱蝗，寇賊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復率眾，入王屋女休（林）山。頃之，復渡河依陸渾，山（棲）木食（以）修學。俄而慕容俊逼陸渾，遂南投襄陽。行至新野，謂徒眾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²⁸

可見當時經歷了冉閔之亂，又遭遇蝗害的天災，以及寇賊縱橫的人禍，僧眾的生活難以安頓，不但無法聚合徒眾，而且選擇各自散去、四處逃奔的方法也不可行。因而，道安率領徒眾繼續前行。在此當頭又遇到慕容俊逼殺陸渾，整個社會處於極為恐怖而不安的情況，因而，當他們走到新野時，道安便告訴他的弟子：「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這裡的「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是事相的真實問題；「教化之體」是真諦的超然立場，絕不可動搖。「依國主」是權宜之便，為了興立法事，不得不的做法，但是，教化的本體（道體）是主要先決條件，也是弘法利生的菩薩精神所重，因此他派遣弟子法汰前往揚州，法和前往蜀地。處於胡族動亂中的道安，認為不依附在君主所統治的安定國家之下，難以宣布佛法。於是深自痛感之餘，把兩個弟子派往較少動亂的國度，授以宣揚佛法的使命，自己則前進襄陽弘化。²⁹

到了近代，印光大師還是保有這樣的觀點，認為佛法的流通，

28. 梁·釋慧皎：《高僧傳》卷5，〈道安傳〉，CBETA, T50, no. 2059, p. 352, a7-13。

29. 相關說明，參閱鎌田茂雄著，關世謙譯：《中國佛教通史》第三卷，高雄：佛光出版社，1986年12月，頁293-294；鎌田茂雄著，鄭彭年譯：《簡明中國佛教史》，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10月，頁47。

「三好運動」之倡導與「政治和尚」之解疑

也必須仰賴聖君賢相的護持，他說：「況佛法自無權力以脅人服從，必賴聖君賢相護持，方能流通天下耳。」³⁰ 這跟道安法師認為要在安定國家中才能好好地弘揚佛法，其想法是一致的。國家安定必出於聖君賢相的治理，因而，佛教有轉輪聖王的冀望，標幟著國泰民安，佛法昌盛，人民安樂的太平盛世。可見，「依國主」的想法不是指攀附權貴，更深層面的理解是，在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天下太平，整個世界是乾淨的景象下，法事則自然順暢而弘揚開來。

道安法師提出這樣的觀點之後，為何歷來的祖師大德亦有同樣的見解，沒有予以否認？因為這跟菩薩道的精神是吻合的。我們在檢示古今祖師大德的作略與行徑時，應該多強調這方面的功效，不應只著重在事相上的表層，而突顯不了宗教體驗的可貴處。歷來的祖師大德在親歷當時發生的事件時，與道安法師都有同樣的深層感受，例如天台智顗大師（538-597）說：「道通惟人，王為法寄。」³¹ 吾人皆知智顗跟陳、隋兩個王朝的密切關係，在《國清百錄》、《佛祖統紀·智顗傳》和《隋天臺智者大師別傳》等都曾記載。從這些記載來看，對於「王為法寄」的作法容易被人理解。但是「道通惟人」一句很重要，卻常被人忽視，這是強調須掌握對「道」的修持力度，如明心見性的境界，此人才有能力弘通道法。換句話說，「道通惟人」是論述的主軸，是基本條件，如果不是見道或證道之人，怎麼地攀附權貴，也只是攀附，對於佛教的弘傳沒有任何幫助，反而造成傷害。智顗大師出入於權貴豪門，並非他的初衷，「誓作沙

30. 釋印光著，釋廣定編：《淨土決疑論》，《印光大師全集》第1冊，頁357。

31. 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17，〈智顗傳〉，CBETA, T50, no. 2060, p. 565, c4-5。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六期

門，荷負正法，為己重任」，³²才是他原來的心願。我們應該以這樣的角度來看待這些大德的行徑，不能與競逐名利的庸俗之徒混為一談。

對於有所體證的人而言，其心靈深處、意識深處，能夠明白清楚自己行為的真正動機，因而，佛家僧人常有這樣的自肯自得，例如智顗大師說：「法不自顯，弘之在人。人能行行，法門光顯。使無生教，縱橫無礙，觸處皆通，門義方成。」³³ 這句「法不自顯，弘必由人」，常在歷代佛家的著作裡出現，例如《廣弘明集》便以此來讚美鳩摩羅什（344-413，一說 350-409）的貢獻。³⁴ 這些高僧大德都經歷百般磨鍊而開發出無限的慈悲、智慧，他們不只是理悟，而是有相當的鍛鍊，經由人事經歷使生命發生變化，升華到善護念，而以般若智慧來觀照世界，並且付出相應的行動。但是，學者在評述時常常忽視這方面的問題，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還是認為這是不可證的一面，故付諸闕如。

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智顗大師所謂的「法不自顯，弘之在人」的主體者是有修有證的人，明顯地，「依國主」或是「依王力」皆只是手段，使用手段來彰顯或是透過手段來實踐，以呈顯出本體（道體、本心）。《廣弘明集》有一段話能夠深刻地表述這樣的內涵：「道不自道，非俗不顯。佛不自佛，惟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時經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方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³⁵

32. 隋·釋灌頂：《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卷1，CBETA, T50, no. 2050, p. 191, b15。

33. 隋·釋智顗說，釋灌頂記：《摩訶止觀》卷5，CBETA, T46, no. 1911, p. 59, c14-16。

34. 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10，CBETA, T52, no. 2103, p. 159, a28。

35. 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10，CBETA, T52, no. 2103, p. 155, b18-20。

「三好運動」之倡導與「政治和尚」之解疑

真諦的道體須在俗諦的事相上呈顯，否則無由而得。依此類推，佛道無法自行弘化，須靠有權有勢之人士來推動才能達到興盛的效果。這樣的道理既簡單又明快，故弘通法化，是須要「依王力」的，這個「依」有憑借、依靠、仰賴、依附、服從、聽從等等意思，既要憑借王力來發揮佛教的教化，又須仰賴、聽從王力來施展各種教化。可見，佛法能否興盛，關鍵在於弘揚佛法的人，人弘揚之，則興；人不弘揚，則衰。但是，由什麼人去弘揚，基本上仍以有修有證的大德為弘揚的主體，絕不是依靠皇帝或是當權者，雖然佛教的命運掌握在國王、皇帝，³⁶但是「依國主」或「依王力」只是高僧大德的般若智慧所開展出來的善巧方便，我們應該如是觀。

自南北朝中葉至唐朝初葉，佛教日益隆盛，同時亦面對重大危機，當時佛教得以隆盛，主要原因之一的確是王室和貴族的支持，但這也導致不學無術的部分僧伽跟當權者結交頗深，使佛教逐漸沾上國家宗教的色彩，成為另類的名利競逐場所。³⁷智顗大師與之不同之處，在於其是為了弘揚教法，而不得不充分發揮個人的政治活動，來獲得當朝者的支持。

（三）對「政治和尚」的再次檢討

從上述的簡要介紹，如把智顗大師放在當今的時空背景，會不會認為智顗大師是「政治和尚」？若認為是，這是沒有將修證與修證所體悟的無我放在第一位來考量，只是從宗教社會的表層來看這

36. 這一段的內容大抵借用賴永海：《中國佛教文化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頁245-246。但是以反證的說法，予以陳述弘法者的主體性。

37. 參閱陳劍鏗：〈道綽、善導的懺悔觀——以末法觀念及念佛三昧為核心〉，《行腳走過淨土法門：曇鸞、道綽與善導開展彌陀淨土教門之軌轍》，台北：商周出版/城邦文化，2009年9月，頁101-144，尤其頁106-107。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六期

樣的事情，而未將宗教價值、宗教信仰的心態置於政治權威之上。如果智顗大師的作為屬於「政治和尚」，那麼，如何定義「政治和尚」，此詞是貶義還是褒貶不一？



某些泰國僧侶熱於從事政治活動，參與示威集會，為民主價值上街抗爭。

1970 年代，泰國的僧伽（sangha）成員中「出現了一群『政治和尚』（political monks），對當代問題表達了廣泛的從極左到極右的觀點」，左傾的組成泰國佛教教徒聯盟（The Federation of Buddhists）、青年僧人陣線（The Young Monks Front）等組織，要求重組僧伽，關心受壓迫者，終結帝國經濟勢力等；右傾的則高唱國家主義，反對共產黨，一位有名的高僧

甚至說：「浮屠曾教導我們，當我們受到恐嚇時，我們應當看看國旗，保持一顆安定的心」，「殺共產黨並不失德（demeritorious）」。

緬甸的情形也十分類似，1988 年各城市掀起反政府貪汙無能的遊行活動，許多僧人參加遊行，發表反政府言論，提供示威學生住宿和食物。³⁸顯然，這種型態的「政治和尚」跟中國所發生的情況非常不同。中國和尚被認為是「政治和尚」，只是在為了弘法利生的過程中與帝王、權貴有所交往，目的在於借助外緣的力量以弘揚

38. 參閱趙沛鐸：〈當代開發中國家的宗教與政治〉，《東吳政治學報》第 4 期，1995 年 1 月，頁 1-22，尤其頁 6。

「三好運動」之倡導與「政治和尚」之解疑

佛法，而不像泰國的「政治和尚」直接干涉政治以及從事政治活動。

近代的太虛大師（1889-1947）曾加入革命黨，並與革命黨人過從甚密。1913年2月，太虛在上海靜安寺參加寄禪法師（八指頭陀，1851-1912）追悼會時，受到孫中山先生（1866-1925）的「三民主義」的影響，演說佛教的三大革命「教制革命」、「教產革命」和「教理革命」，為寄禪法師的不幸遭遇抒發個人的悲憤，希望對傳統佛教進行革命式的改革。

太虛大師在粵期間曾與革命黨結交，並與朱執信（廣州番禺人，孫中山的文膽，1885-1920）、鄒海濱（鄒魯，曾任中山大學校長，1885-1954）、葉競生（葉夏聲，廣州番禺人，曾任廣東都督府參議，1882-1956）等人進行過政治活動；他還參加了上海的「社會主義研究會」；1912年時，晉謁新任臨時總統孫中山；民國初年（1913），正式加入「中華民國統一國民黨」；³⁹1927年9月，蔣介石（1887-1975）曾經電邀太虛大師同遊奉化雪竇寺，太虛大師在雪竇寺給他講解《心經》，後來蔣介石出資3千元幫助太虛大師遊化歐美。太虛大師和王一亭居士曾經聯名致書蔣介石，在蔣氏授意下，南京政府內務部終於准予中國佛教會備案。後來，他又被國民黨中央部聘為文化運動委員會委員。

因為以上種種事件，太虛大師被指名為「政治和尚」。他曾自述：

本人率佛教訪問團向緬、印、錫人宣揚佛教，兼闡明我國抗建之真相，頗能祛除各國佛徒對我之誤會，增進國際之

39. 參閱陳兵、尹力、羅同兵、王永會編著：〈第三章 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思想〉，《人間佛教》，石家莊：河北省佛教協會，2000年5月，頁126-201，尤其頁130-131。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六期

同情好感。逮至新嘉坡還作同樣之宣傳，而華人所辦之星洲日報，竟指宣傳佛教為違反抗戰國策；闢除流俗「混佛同神」，為詆呵先賢。反之談及抗建，則又以「政治和尚」為譏者，舊觀念錮蔽之深可知。⁴⁰

又說：

世人又每以「政僧」譏余，然據孫中山先生之解釋，政即眾人之事，政治即管理眾人之事，廣義的管理眾人之事，當無有過於菩薩僧者，亦唯「菩薩僧」乃為真正的更無私事而專管理眾人之事，故不同聲聞僧少事少業少希望住，而剴切的表示須多事多業多希望住。余固未足為菩薩僧，然志願所在則未嘗一日忘學菩薩僧也；特患未能符「政僧」的名實，又何患世人之稱為「政僧」？願世之學菩薩學菩薩僧的佛徒，皆蹶然興起，以共修此建設和平國際的菩薩大行！⁴¹

太虛大師以菩薩學處作為個人的行事準則，不衡量自己的得失，有偉大的功德。他把自己的時間、精力全部奉獻給眾生，他的胸懷高超，而功德與胸懷是成正比的。因而他除了自我督促，亦勉勵佛徒能夠共行菩薩大行。

1969年2月，星雲大師於紀念太虛大師八秩誕辰紀念大會上，在佛光山東方佛教學院三慧堂給徒眾做了一場演講，後來結集為

40. 釋太虛著，釋印順編：《第九編 制議》，《太虛大師全書 17》，台北：《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1980年11月3版，頁635-636。

41. 釋太虛著，釋印順編：《第十編 學行》，《太虛大師全書 18》，台北：《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1980年11月3版，頁302-303。

「三好運動」之倡導與「政治和尚」之解疑



太虛大師（右三）率領佛教訪問團前往日本參加佛教會議

〈浩浩乎！巍巍乎！〉一文，提出 5 點來闡述太虛大師的信心、道心、慧心、熱心與悲心。文中的「永不變易的信心」談論太虛大師的「信仰」與「人格」；「永不後退的道心」談論太虛大師的「修持」與「證悟」；「永不息滅的慧心」談論太虛大師的「講說」與「著作」；「永不冷卻的熱心」談論太虛大師的「護教」與「護僧」；「永不失望的悲心」談論太虛大師的「興學」與「助人」。⁴² 從這 5 點可看出，上文說明道安、智顗有關「不依國主」來實現所修所證，二者有異曲同工之妙。

42. 參閱星雲大師：〈浩浩乎！巍巍乎！〉，《隨堂開示錄》第 6 冊，《星雲大師全集》，網址：<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10930>，檢索日期：2021/07/25。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六期

星雲大師認為，太虛大師一生所做所為，不僅從未放棄傳統佛教所教導的修持方法，並且有個人的體悟，⁴³他透過「修持」所證，獲得宗教經驗的體悟，進而以此體悟建構自肯自得的信心，在不斷的信念裡發而為講說、著作、護教、護僧、興學、助人等事業，去進行淨化自己的修鍊。星雲大師語重心長地說：「（太虛）大師自己沒有所求，唯一為他念念難忘的是世界和平、佛法興隆。一個人去除了物欲，處處以眾生和真理為念，這難道不算修持所得嗎？這難道不是道心所成嗎？」⁴⁴

星雲大師「浩浩乎！巍巍乎！」的演講主軸，主要在於表達太虛大師的佛教革命事業有極大的難度，在難行能行、難忍能忍的無數苦難中挺進，對太虛大師的難處有深切的感受，如同他所強調的「去除物欲」的修道人，是「處處以眾生和真理為念」，這是實踐後的生命體驗，真理滲入到靈魂深處，是一種質樸與坦然，這是用

43. 太虛大師早年閉關閱藏，有所證悟，偶發神通，自信沿傳統僧尼專修定慧的路子走下去，有把握證到三乘道果，但他不走自了之路，「無求即時成佛貪心」，而以改革、振興佛教以救國拯世為己任，奔走呼號，活動不息，演說不輟，嘔心瀝血，死而後已。參閱陳兵：〈「人間佛教」導論〉，《佛法在世間：人間佛教與現代社會》，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08年1月，頁62-84，尤其頁76。另外，太虛大師於1914年秋季到普陀山閉關，到了冬天，每夜坐禪「專提昔在西方寺閱藏時悟境作體空觀，漸能成片。一夜在聞前寺開大靜的一聲鐘下，忽然心斷。心再覺，則音光明圓無際，從泯無內外能所中，漸現能所、內外、遠近、久暫，回復根身座舍原狀，則心斷後已坐過一長夜，心再覺系聞前寺之晨鐘」。參釋太虛著，釋印順編：《第十九編 文叢》，《太虛大師全書29》，台北：《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1980年11月3版，頁216。太虛大師這次的體悟，認為「心空際斷，心再覺而漸現身器，符《起信》、《楞嚴》所說」（同上出處），因此撰寫《楞嚴攝論》，從《楞嚴經》提攝唐以後的中國佛學綱要。太虛大師自言個人的體悟，自此以後達「真不離俗，俗皆徹真」（同上出處）的境界。

44. 參閱星雲大師：〈浩浩乎！巍巍乎！〉，《隨堂開示錄》第6冊，《星雲大師全集》，網址：<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10930>，檢索日期：2021/07/25。

「三好運動」之倡導與「政治和尚」之解疑

生命去證得的般若智慧，這種智慧在面對判斷、抉擇時，能夠穩穩地作出決定，並且撼然地實踐之。這種智慧清楚俗諦與明白真諦，既明白道理又能實證。真俗合為一體，智慧與方便合為一體，從智慧開出方便，心永遠不染、無染，隨緣不變，永遠清淨。因而，星雲大師闡述太虛大師的信心、道心、慧心、熱心與悲心，其作略不外乎要令眾生「離苦得樂」、「證得真如本心」，這種清淨無染之心，具有實質的內證功德。星雲大師使用反詰的語氣說：「這難道不算修持所得嗎？這難道不是道心所成嗎？」

（四）星雲大師「政治和尚」解疑

相同的，星雲大師也被扣上「政治和尚」這頂帽子。前文述及星雲大師倡導「三好運動」，並邀請時任副總統的連戰先生共同推動，此舉本是為淑善人心、福利社會有極大益處，但是落到有心人士尤其是政客的眼裡，則必大作文章。星雲大師起初對於「政治和尚」這頂帽子甚為不喜，他在 1998 年元月寫的一篇文章中表達心情：「早年在台灣，人們最怕被人戴上兩頂帽子：黃帽子（社會問題）和紅帽子（思想問題）。於今，台灣雖已解嚴，還是有帽子的問題存在，例如給你一頂經濟帽子，說你是企業和尚；給你一頂政治帽子，你又變成了政治和尚。傳播媒體也爭相炒作新聞，以收驚世駭俗之效。」⁴⁵ 但他感受到即使佛陀都會受人批評、毀謗，因而心念一轉，以慈悲包容來看待，他說：

至於「政治和尚」的稱呼，我起初很不以為然，因為我的一切言行與政治毫無瓜葛，完全是站在佛教的立場，為大

45. 星雲大師：〈佛陀也會被人毀謗〉，《往事百語》第 4 冊，《星雲大師全集》，網址：<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6686>，檢索日期：2021/07/27。

眾謀取福利。久而久之，我由「非心非佛」轉為「即心即佛」，覺得這個稱號也不錯，有些人想盡辦法從事政治，卻怎麼樣也爬不上去，我無心從事政治，別人卻稱我「政治和尚」，表示我很有辦法，很有力量，不是很好嗎？心念這麼一轉，「毀謗」就成了甘露，所以對於中央常務委員會、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僑務委員會聘請我擔任公職，我一概本著不迎不拒，廣結善緣的態度，做好出家人普度眾生應有的本分，做一個眾生的「義工」。⁴⁶

的確，「不依國主」或是「不依王力」來推行佛法，有時會有許多阻礙與困難，但是政治上的人事找上你了，也不須躲避，反而應該隨順因緣，讓好心、善念來改變不好的東西。即使毀謗玷汙，也抵擋不了人類對偉大存在的嚮往，當一個人有偉大的人格時，他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一種境界。星雲大師有足夠的智慧，不著於相，不被世間萬象瞞騙，不執著，不生煩惱，不攀緣任何東西，也不拒絕任何東西，掃除心中的障礙，做好出家人普度眾生應有的本分，這真是遇事時生起妙用，不執著、不牽掛，沒有二元對立，在無執的境界裡隨緣了。他沒有想著自己，更願意把自己奉獻出去，當所有眾生的「義工」，服務更多的眾生。

其實，任何一個時代，汙濁不堪的聲音總是最大，反而智慧的聲音很小，也沒有多少人願意聽，沒有相對修持定力的人會被牽引到這個汙濁不堪的行列，這也是佛經裡提到「五濁惡世」的情況。足見，星雲大師是以智慧來淨化個人的不悅感受，又以慈悲來引導

46. 星雲大師：〈佛陀也會被人毀謗〉，《往事百語》第4冊，《星雲大師全集》，網址：<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6686>，檢索日期：2021/07/27。

「三好運動」之倡導與「政治和尚」之解疑

政治問題。

早在 1992 年的《日記》中，星雲大師對於被冠以「政治和尚」的名稱，心中已有所定向，他以菩薩發心的「不住相」胸襟來看待這件事：

國民黨給我「中央評議委員」的頭銜時，接受、不接受，曾考慮了很久。「接受」對佛教很好，表示佛教有力量，才受政府重視；「不接受」則個人很清高，不參與政治，不會被人譏為政治和尚，但卻說明了佛教沒有人才。故菩薩發心，凡事只要對眾生有利，就不必太考慮個人利害。我很高興能代表佛教界接受「中央評議委員」的職位，讓社會大眾明了政府的英明、公平；讓政府知道佛教界有力量有人才，所以宗教對政治所持的態度非參與、非躲避，而是問政不干治。⁴⁷

這是真正信仰的力量，星雲大師不執著於形式，心中沒有任何執著，以「問政而不干治」的理念，表達了自己非參與、非躲避的態度。只要能夠利益眾生，讓更多人受益，菩薩發心行道時，必是心量寬大，沒有任何執著，沒有任何情緒、妄念，不考慮個人的利害得失，安住當下，放下自我，承擔責任，成為佛教界有力量的人才。

大師曾回憶說：「我沒有參加過政治活動，甚至建設佛光山，也沒有要政府補助我一磚一瓦，也從來沒有申請過一塊錢的補助，『政治』一詞實在不敢當。不過，名導演劉維斌安慰我說：『人家說你是政治和尚，表示你很有力量。』很慚愧的，我哪裡有什

47. 星雲大師：〈佛光普照（9.1-9.15）〉，《星雲日記》第 11 冊，《星雲大師全集》，網址：<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2228>，檢索日期：2021/07/26。

麼政治的力量呢？但後來想想，名位都是虛假的，也不要計較了。」⁴⁸ 他的弟子慧昭法師以《金剛經》的教理來闡述這樣的態度：「大師一生為了要將佛法弘揚出去，因此施設了種種善巧方便，也因此招來了佛教界一些保守人士的批評，甚至還有人，揚言要殺害他。然大師為了佛法的弘揚、為了廣度眾生，一點也不為所動。也唯有真正具有大慈大悲的大菩薩，才願意去施設種種善巧方便，以莊嚴佛土，廣度一切眾生，且在嚴土熟生時，又能無所住。」⁴⁹

大師後來在《貧僧有話要說》中的〈我主張「問政不干治」〉一文裡指出：

知道貧僧的讀者們，除了知道我有很多的名字以外，我還有一個名字，就是許多人稱貧僧為「政治和尚」。「政治和尚」這個名詞，我也非常不喜歡，因為貧僧從小出家，一生也沒有做過官，也沒有受過政府的津貼，甚至我和政府官員之間，偶爾接受他們的訪問以外，也沒有太多交往，我為什麼要被冠上「政治和尚」這個名詞呢？⁵⁰

在這篇文章中，星雲大師對自己為何被稱為「政治和尚」百思不得其解，他回憶會有「政治和尚」這一詞，大概由於曾經是國民黨的黨員；但他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被任命為國民黨的「黨務顧問」，沒

48. 星雲大師：〈我為社會排難解紛〉，《佛教管理學》第3冊，《星雲大師全集》，網址：<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9678>，檢索日期：2021/07/25。

49. 釋慧昭：〈論《金剛經》人間佛教思想對南宗禪的影響與發展〉，《普門學報》第13期，2003年1月，頁1-44，尤其頁33。

50. 星雲大師：〈我主張「問政不干治」〉，《貧僧有話要說》第1冊，《星雲大師全集》，網址：<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1090>，檢索日期：2021/07/27。

「三好運動」之倡導與「政治和尚」之解疑

有接過一份聘書，也沒有任何一個人轉告他是黨務顧問。後來，他又做了國民黨的「評議委員」，也是沒有接到通知，沒有收到聘書，只在報紙上看到國民黨人事中央評議委員名單中，有「星雲」兩個字。既是國民黨的黨員，國民黨給他什麼名義，他也不能推辭否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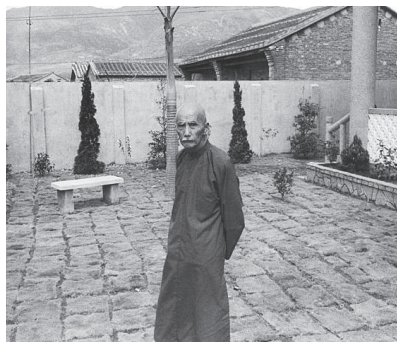
星雲大師回憶當年，23 歲到台灣的一、兩年後，國民黨有「黨國元老」之稱的李子寬老居士（1882-1973，曾和太虛大師、章嘉活佛同列抗戰勝利後的「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委員），對他說：「你們法師，要想在台灣弘揚佛法，不給政府認同，恐怕難以活動，我勸你們，統統參加國民黨做黨員吧！」大師回應說：「子老（李子寬），出家人做黨員，也不能去為黨服務，光有一個黨的名義，反而給人見笑，可否讓我們不要參加國民黨的小組會議、不要叫我們繳交黨費，也不要給人知道我們是黨員；至於我們在台灣弘揚佛法，在國民黨政府領導之下，我們就隨政府安排了。」後來一、二十年當中，大師沒有參與什麼會議，偶爾在鄉村弘法布教，警察知道他是國民黨黨員，確實得到不少方便。⁵¹ 李子寬勸說星雲大師加入國民黨這件事，《參學瑣憶》也有提及。⁵²

51. 同註 50。

52. 茲再引述，以供參照。星雲大師回憶說：「現在李子寬居士，又提到入黨的事。那時我的想法是，出家人弘揚佛法都沒有力量，還能為黨國做什麼事呢？國民黨也退守到台灣，還要再加入國民黨做什麼呢？但是他提醒說：『你們這許多法師，不加入國民黨，在台灣就不能弘法，只有加入國民黨，才有許多方便呀！』我志在弘法，聽到他說加入國民黨能幫助弘法，我也就動心了。不過我也提出一些要求：一、不交黨費（因為沒有錢）；二、不可以公布我們入黨；三、不開小組會議。他都一一地承諾，所以我們就入黨，介紹人就是這一位黨國元老李子寬居士，這也算是我們的榮耀了，那是在一九四九年的事了。入黨後，對我弘法的生涯，確實帶來了不少方便，如在弘法時，碰到當地警員在取締或有些意見不同時，我總是大膽地和他們抗爭。我並非有多大的力量，只是想到我也是國民黨黨員，也就有勇氣了。」參星雲大師：〈李子寬〉，《參學瑣憶》第 1 冊，《星雲大師全集》，網址：<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1090>，檢索日期：2021/07/27。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六期

星雲大師後於 1986 年國民黨召開的「三中全會」提出幾點建言，例如開放大陸探親、對黨外人士須給予接納包含、希望讓佛教辦一所大學、希望國家要發展體育等，這些建語第二天被刊登在《中央日報》第一版。這段講話的紀錄，在國民黨的檔案裡也有存檔。這些建言有的涉及嚴肅的政治敏感問題，站在對立面的人便會有所不滿，甚至起而攻擊、謾罵、侮辱。如星雲大師指出：



李子寬是國民黨創黨元老，地位崇高。此照攝於 1964 年。

台灣媒體的一些人士，動不動就批評說：「出家人還要干預社會？還要參與政治？還要表達意見？」對於他們這種說法，我深表不認同。出家人要當兵，也繳稅，出家也沒有出國，為什麼不可以關心國事呢？至少說，我是一個沒有犯法的公民，我不是被褫奪公權的受刑人，我不能關心國事嗎？我不能對社會人民的福祉表達意見嗎？那貧僧做為出家人，普愛世人的責任，究竟在哪裡呢？我想到，我沒有被褫奪公權，我們的媒體和民間的一些人士，你們就這樣殘忍的剝奪貧僧公民的權利嗎？是你們無知，還是你們不懂得民主自由的真義呢？⁵³

53. 星雲大師：〈我主張「問政不干治」〉，《貧僧有話要說》第 1 冊，《星雲大師全集》，網址：<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1090>，檢索日期：2021/07/27。

「三好運動」之倡導與「政治和尚」之解疑

擁有所謂「第四權」⁵⁴的媒體人，及有心人士的操作，很容易引發關注，而在不分清紅皂白的廣大老百姓心裡，就會隨著這些莫須有的烏漆抹黑的瞎編事情而轉。這如同斷人慧命一樣，有時會斷無數人的慧命。因而，須要有般若智慧來應對這些無理的抨擊，以一種圓融無礙的包含來消除二元對立。

星雲大師關心政治，對太虛大師所提的「問政不干治」的高見，「舉雙手贊成」。⁵⁵星雲大師一生謹守分寸，從不願意涉身政治的漩渦之中，早在1961年於高雄壽山寺弘法時，高雄市黨部主任委員季履科就曾邀請星雲大師競選高雄市的立法委員，但是大師「已經看出台灣的選舉，不是選賢與能，完全是謾罵。我想到，假如我個人參與選舉，祖宗八代拿出來被人羞辱也還罷了，把我的教主佛陀釋迦牟尼佛，也拿出來被人辱罵，實在是划不來。因此，我就敬謝不敏了」。⁵⁶2004年，施明德（1941-）邀請星雲大師做不分區立法委員，大師沒有承諾，也沒有婉拒，只是一笑置之。其實星雲大師一直認為，佛教徒不能以遠離政治為清高，所謂「問政不干治」，個人可以不熱衷名位權勢，但不能放棄關懷社會、服務眾生的責任，所以佛教徒為了弘法利生，對政治不但不應抱持消極迴避的態度，相反地應該積極關心，直下承擔，這才是人間佛教菩薩道

54. 指的是在立法、行政與司法這三權之外的第四種政治權力，也就是媒體以新聞自由權利在外部對政府行為進行監督，進而形成的某種制約力量。這個「第四權」又該由誰來制約？社會變得愈來愈暴戾，是否「第四權」過度膨脹？這是目前大家關注的問題。參閱張逸帆：〈誰來制衡「第四權」？〉，網站：「觀策站」，網址：<https://www.viewpointtaiwan.com/columnist/%E8%AA%B0%E4%BE%86%E5%88%B6%E8%A1%A1%E3%80%8C%E7%AC%AC%E5%9B%9B%E6%AC%8A%E3%80%8D%E7%BC%9F/>，檢索日期：2021/07/31。

55. 同註53。

56. 同註53。

的實踐。⁵⁷

另外，星雲大師常被政治人物邀請去主持公道，排難解紛。例如 1976 年排解宜蘭縣議員余簡玉嬋與張學亞的選舉事件；1971 年初，排解高雄市長王玉雲與省議員趙綉娃發生的爭執；1994 年 3 月排解大安區七號公園的觀音事件；1994 年 6 月排解大樹鄉鄉長黃登勇向海軍第一軍區要求每年付給一千萬元「水權回饋費」，否則斷水斷電的事件；1995 年 7 月勸退吳伯雄不與宋楚瑜競選省長，否則兩雄相爭，對黨國和個人而言，都將遭致難堪的結局；1996 年元月，協調高雄吳敦義市長因為副市長問題，而與王玉雲、王志雄父子之間產生的芥蒂。⁵⁸

星雲大師除了上述排難解紛的政治事件之外，教內事務的居中協調、勸說等事件亦不少。在這些勸說、協調的事件裡，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治，可能在各方政治角力的圈子裡，總是是非不斷，因而，星雲大師在處理這些事件之後，被有心人士予以扣上「政治和尚」的帽子。尤其台灣的政治生態，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星雲大師發表個人的政治主張，必會被有心人士以「出家人參與政治」的罵名來予以毀謗。然而，須特別提及的是，大師對政治一向保持超然、超越的態度，但他也清楚知道，佛教的弘揚「由上而下」比較容易。當初佛陀住世時，也經常周旋在頻婆娑羅王、波斯匿王之間，並常和王公大臣如兩舍等來往，佛陀在很多經典中都曾開示為政之道，甚至最後還把護法的責任交付國王大臣。因此，

57. 參閱釋滿義：《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頁 369-370。

58. 星雲大師：〈排難解紛不是閒事〉，《往事百語》第 1 冊，《星雲大師全集》，網址：<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6404>，檢索日期：2021/07/27。

「三好運動」之倡導與「政治和尚」之解疑

雖然政治碰不得，但大師既已發了菩提心，發願奉行人間佛教，明知這些是非榮辱在所難免，但心中無計毀譽，因此後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會長李登輝曾請他當中央評議委員，陳水扁總統進而要他擔任宗教委員會主任委員來團結所有宗教，大師也都隨喜參與。⁵⁹

四、結語

星雲大師所倡導之三好運動——「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主張現代社會的佛教徒，必須在日常生活中時時刻刻地落實佛陀之教法，依教修行，以戒定慧三學為基石，以六波羅蜜多為綱目，止觀雙修，悲智雙運，「身」做好事，「口」說好話，「意」存好心，如此身口意三業清淨，六塵無染；在「入世」的實際生活中，身體力行，經由親身的實踐與體會，實證佛陀教法的可行性與真實性，絕非只拘現於哲理性的探討，知識性的研究，或是迷信式的玄談而已。修習佛法的次第「信解行證」，無論是如理而解，如法而行，或是如實而證，最後的檢驗關鍵，都須在行住坐臥、一言一行的



古代高僧依靠或是憑借「國主」、「王力」，是為了弘法。

59. 同註 57，頁 371-372。

生活裡展現出來。⁶⁰如同星雲大師自言：「人間佛教希望每個人都能奉行三好運動，要『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讓心中充滿真善美，繼而把自己的心量擴大起來，不要嫉妒，不要怨恨，自然而然就能心包太虛，就能與宇宙同在。」⁶¹

奉行三好容易清除心中的垃圾，消除心靈污垢。修行是一種生活方式，在生活中體證自性佛與宇宙同在，讓心靈重鑄，得以達到心包太虛之境界，這是推動「三好運動」必然有的趨善功效。然而，在推動佛法的過程裡，如須藉由帝王或權貴來輔助，便會像古代依附在帝王的權勢來推動佛法，而被譏為所謂的「政治和尚」。經過上文對於「政治和尚」一詞的解讀，我們明白它的真正內涵，古德有其修持的證境以及信仰的情操，依靠或是憑借「國主」、「王力」，只是把「國主」、「王力」做為手段來善巧使用。

星雲大師同樣具有如此情操，他被冠上「政治和尚」之初，心中難免無法釋懷，透過承受在內心發酵的酸楚，與在自覺覺他的過程裡，他對這樣的汗巖已不在意。這讓人聯想到華嚴宗五祖宗密（780-841）的同樣遭遇，他說：

或有誚密（自稱），不宜接公卿，而屢謁君王者。則吾對曰：
教法委在王臣，苟與王臣不接，還能興顯宗教以不？佛言：
力輪王臣是歟！今之人情，見近王臣者則非之。曾不知，
近王臣人之心。苟合利名，則謝君之誚也。或止為宗教親

60. 參閱劉高武：〈人間佛教之特性及其思想〉，《普門學報》第13期，2003年1月，頁1-23，尤其頁9。

61. 參閱星雲大師：〈佛教對「修行問題」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第5冊，《星雲大師全集》，網址：<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1834>，檢索日期：2021/08/23。

「三好運動」之倡導與「政治和尚」之解疑

近，豈不為大乎！寧免小嫌嫌之者，亦嫉之耳。若了如是義，無可無不可。吁哉！⁶²

宗密大師的心聲早在唐代便已發出，然而在不同的歷史時空下，古今如出一轍，竟重演相似的劇碼，所遭遇的都是不可控的毀謗。宗密這段最能表達出古代高僧大德，乃至現今高僧大德的心聲，能有般若智慧者，則不必隨人腳跟轉，並且可在借力使力之外，還能度化所借之力者。生命的真實芬芳，散放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因為，他們一切都不執著，不為名聞利養，一心承擔佛法命脈，唯此是從。

南京大學傅新毅教授曾經從研究方法的角度，述及有關人物評價的向度與效度，尤其對於「政治和尚」一詞的問題，他說：

我想更具有反諷意義的一點是，現在所謂做史學的，大多是做解構的。當然解構主義本身從後現代的意義上來說是有它自身的哲學背景，它是對整個西方哲學傳統的批判，德里達⁶³所謂「陽性邏各斯中心主義」，這個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有嗎？主要是在美國，基本上就把它變成了一個文學理論和史學理論，所謂後現代文學批評、後現代史學。這就把歷史變成了所謂的敘事。敘事是什麼？就是講故事。當然，在一定意義上，解構能夠給人一個全新的視角和富有刺激性的結論，它是有意義的，特別是對早期禪宗的研究，它揭示出了在傳統敘事之中的一些問題，給人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62. 宋·釋贊寧：《宋高僧傳》卷6，CBETA, T50, no. 2061, p. 743, a10-15。

63. 雅克·德里達（法語：Jacques Derrida, 1930-2004），當代法國解構主義大師。

《人間佛教》學報 · 藝文 | 第三十六期

但如果無限制地使用解構的方法，那也是有問題的，因為它是沒有生產力的。任何一種方法總是有它的適用範圍和邊界，如果到處都是解構的話，那我們就會發現，所有的佛教史研究，看來看去只有兩個結論：第一個結論，「和尚都是騙子」，第二個結論，「和尚都是政治和尚」。無非就是這兩個結論。

我覺得這種無限制使用解構的方法論是有問題的。因為當我們去尋找傳統歷史敘事之中那些互相衝突和矛盾的部分，然後試圖揭露出其中隱蔽的權力結構和權力話語的生產過程時，你有沒有想過，誰在說話？事實上，這個解構者、這個解讀者本身也只不過是在歷史的長河之中、在特定歷史時空下的一個有限的人，他同樣是為權力話語所建構、所生產的。也就是說，解構從來就沒有朝向自身，解構者不是神、不是上帝，他只看到了有限的材料，他的解構同樣是為權力話語所引導的。比如，有人試圖論證《心經》不是玄奘翻譯的，是玄奘寫的，使用了《心經》的梵、藏、漢的各種文本，這個前幾年又被當作國際前沿了。但如果你不被她所引用的各種文獻所迷惑，仔細去看看這些梵、藏、漢的文本和她的論證過程，就會發現，這個結論是得不出來的，既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我學生就做過這個具體的分析。

所以我覺得解構是有它的限制的。而這種解構的方式，實際上恰恰就把史學變成了一種敘事、一種講故事，講故事

「三好運動」之倡導與「政治和尚」之解疑

跟實證的方式恰恰是相反的，這是很反諷的一點。⁶⁴

上述引文有點長，為避免斷章取義，故將其說法全錄於此。

對於傅新毅的說法，現今稍了解佛教學術研究情報的學者，大抵知道其所批評的對象，即是對那體慧（Jan Nattier）的《心經：一部中國的偽經？》（The Heart Sūtra: A Chinese Apocryphal Text?）所作的批判，以及對胡適先生（1891-1962）因有關神會和尚（668，一說 686-760）的考證等問題，引發出許多相關討論，也帶動日本對此問題繼續探索，乃至歐美學者以宗教社會者的角度與立場，繼續看待中國佛教發展現象的評論。當然，如果結論只是「和尚都是騙子」、「和尚都是政治和尚」，恐怕這樣的研究論述太過於表象，不夠深入觀察眾生境界，忽視了無礙智慧的利眾之行，因而無法聞到真心妙用的香氣。這也呼應了本文所強調的，依附於帝王、權貴的大德，須多加關照其心靈的載體，為法為教的心思，在覆天之大雲下，廣施法雨，利益眾生。我們應以同樣的角度及立場，如是觀見星雲大師在當代的弘法事蹟。



64. 傅新毅：〈我始終只是法的學習者〉，《佛研青年》第 45 期（微信公眾號，2020 年 10 月 24 日），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ShzymNTQoUB9ek48KjDMkQ>，檢索日期：2021/10/02。